



他者的呼唤

——康拉德小说他者建构研究

祝远德◎著

Tazhe De Huhuan



人民出版社

他者建构研究

祝远德◎著

Tazhe De Huhuan



 人民教育出版社

策 划:杨松岩
特约编辑:李 磊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责任校对:刘越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者的呼唤——康拉德小说他者建构研究/祝远德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7-01-006454-3

I. 他… II. 祝… III. 康拉德, J. (1857~1924)—小说—
文学研究 IV.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9657 号

他 者 的 呼 唤

TAZHE DE HUHUAN

——康拉德小说他者建构研究

——KANGLADE XIAOSHUO TAZHE JIANGOU YANJIU

祝远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06454-3 定价:1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作者简介

祝远德

男，1957年12月出生，广西平南县人。文学博士，现为广西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教授，英美文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等，曾译有《英语教学新思路》、《袖珍百科辞典》、《九州诗境》等书。在《外语教学》、《求索》、《武汉大学学报》、《中外文化与文论》、《东方丛刊》等杂志、刊物上发表论文和译文数十篇。

他者的呼唤

康拉德小说他者建构研究



策划编辑：杨松岩
特约编辑：李 磊
封面设计：肖 辉

目 录

绪 论 康拉德小说与他者建构·····	(1)
第一章 英国文学传统他者建构·····	(24)
第一节 莎士比亚他者文化建构传统·····	(25)
第二节 《鲁滨逊漂流记》与小说他者建构传统·····	(44)
第三节 拜伦与浪漫主义他者建构传统·····	(63)
第四节 帝国罗曼司与康拉德他者建构·····	(84)
第二章 康拉德种族他者建构·····	(97)
第一节 地理他者建构·····	(97)
第二节 非洲人建构·····	(112)
第三节 马来人建构·····	(138)
第四节 南美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建构·····	(156)
第三章 康拉德民族他者建构·····	(174)
第一节 俄罗斯人建构·····	(174)
第二节 东欧人建构·····	(193)
第四章 性别与人格他者建构·····	(205)
第一节 性别他者建构·····	(205)
第二节 人格他者建构·····	(227)
结 语 康拉德研究与中国他者战略·····	(253)
参考文献·····	(275)
附 录 康拉德生平年表·····	(285)
后 记·····	(288)

绪论 康拉德小说与他者建构

—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又驶过了一个新的世纪,距离英国现代小说先驱者之一、著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创作全盛的年代转眼已是百年。岁月渐渐远去,但学界对康拉德的兴趣却方兴未艾。康拉德在《“水仙号”上的黑水手》(*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前言中说,“艺术家所针对的,是人们不依赖智慧的那种本质,即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学来的本质——因而也更持久”^①。康拉德影响历久不衰,使人想起我国南北朝文论家刘勰的话,“腾声飞实,制作而已。”^②魏文帝曹丕更是把文章喻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③,说的都是经典之作可以流芳百世,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

康拉德 1857 年 12 月 3 日生于波兰,一个被英国学者哈普曼(Geoffrey Calt Harpman)称为“棺材中的国家”^④。他感叹说,“在 19

① Joseph Conrad: Preface to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in *A Conrad Argosy*,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Inc. 1942. p. 82.

② 刘勰著,祖保泉解说《文心雕龙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994 页。

③ 曹丕《典论·论文》,郭绍虞等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59 页。

④ Geoffrey Calt Harpman. *One of Us, The Mastery of Joseph Conrad*.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1.

2 他者的呼唤

世纪当一个波兰人可不容易。”^①1795年,波兰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以后,已经名存实亡。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分波兰领土,成立了一个以华沙为中心的拥有非常有限自治权的波兰“议会王国”,波兰“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仅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历史、语言及一种地理概念存在”。^②1830年波兰爱国起义失败后,“议会王国”也遭到了取缔。康拉德父亲阿波罗·科镇尼厄夫斯基(Apollo Korzeniowski)是一位爱国诗人,曾经因为参与反对俄国统治活动而被流放到莫斯科以北的沃洛格达(Vologda),一家人都随同前往,在冰天雪地中吃尽苦头。康拉德的母亲死于流放地,当时他才8岁。康拉德12岁时,刚从流放地归来不久的父亲辞世,他成了孤儿。舅父塔丢斯·波布洛夫斯基(Tadeusz Bobrowski)成了他的监护人,在精神上给他以慰藉,经济上给他以支持,成了影响康拉德终生的精神支柱之一,其影响力可以与康拉德的父亲相媲美。即使康拉德离开波兰以后,这种精神和经济的支持也没有中断。塔丢斯·波布洛夫斯基去世时,康拉德仍然分到一笔数额不小的遗产。

康拉德17岁离开波兰来到法国,先后在法国和英国当水手。29岁时获得英国国籍,成为英国公民。康拉德和舅舅的关系,使他作为一个大英帝国公民的同时,不断意识到自己波兰人的身份。由一个饱受凌辱的国家中的一个深受帝国列强扩张之害的孩子,变成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公民,康拉德本身就是一个“自我”与“他者”的混合体,加上他的海员工作性质,穿洋过海,足迹遍及亚洲、非洲、大洋洲以及南北美洲等欧洲以外的地方,使他能够耳闻目睹、亲身接触到许多民族和种族他者,这些经历为他后来涉及他者建构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英国学者克拉马(Jurgen

① Geoffrey Calt Harpman. *One of Us*, Ibid., p. 3.

② John Batchelor. *The Life of Joseph Conrad*. Oxford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 Inc. 1994, p. 1.

Kramer)总结说,康拉德先后在18条船上工作过,“他当了超过两年半的普通水手,8个月三副,差不多4年的二副,2年零3个月的大副以及1年零2个月的船长。作为一个作家,康拉德最重要的首务就是紧随帆船时代和大英帝国这两个历史性进程的兴旺和衰落。”^①此外,康拉德所处时代报刊业和帝国罗曼司小说创作的繁荣,也使他大开眼界,为其涉及他者建构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素材。

康拉德最具活力的小说是与他者建构相关的作品。被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认为“可以列为经典之作”^②的《胜利》(*Victory*)、《诺斯托罗莫》(*Nostromo*)、《间谍》(*The Secret Agent*)、《在西方视野下》(*Under Western Eyes*)以及《机缘》(*Chance*)5部小说,只有《机缘》和《间谍》以英国为背景,其他几部都发生在他者的国度(《在西方视野下》发生在俄罗斯和日内瓦,在康拉德看来,俄罗斯不属于西方,因而也属于他者。《间谍》的背景是伦敦,其中也有一个俄罗斯人的他者形象)。英国学者戴维森(Arnold Davison)所推崇的康拉德“直面生活缺憾和无奈的5部伟大作品”^③,除了以《吉姆爷》(*Lord Jim*)代替《机缘》外,其他4部和利维斯提到的相同。戴维森所说的5部作品,就有4部的背景被置于他者的土地上,而且,这5部作品都涉及他者建构的内容。

对他者的关注,往往出于自我的原因。日本东北大学副教授熊野纯彦说,“在他人的情况极明了、生活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们很少用反省的眼光看周围。‘他者’的问题多是在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出

① Jürgen Kramer. *Conrad's Crews Revisited. Fictions of the Sea*. Bernhard Klein (ed.) Hants,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2, p. 157.

② F. R. Leavis, *Forward to Nostromo in Nostromo*.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0, p. vii.

③ Arnold Davison. *Conrad's Endings*.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84, p. 101.

现破绽时才被注意到的。”^①康拉德所处的时代对他者的关注,是因为当时的西方文化出现了危机。今天人们对他者的关注,是因为全球化对所有的文化都提出了挑战。不仅弱小文化在全球化影响下会产生生存危机,强势文化也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的冲击,不断地审视自我,调整与他者的关系,以利于自我的生存和发展。在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多元文化共存和相互竞争的条件下,对 20 与 21 世纪之交他者建构集大成者、英国著名小说艺术家康拉德的他者建构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康拉德时代英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今天人们对他者的关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但从他者角度研究康拉德小说,到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学者们往往只看到康拉德他者建构话语的一面,大多看不到其双重话语的性质。

涉及康拉德小说他者建构的研究来自西方与非西方两个方面,其主要论题是针对康拉德的殖民主义话语研究,无论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研究,都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他们的研究都存在偏颇,有“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②之虞。

就西方而言,后殖民主义研究和帝国罗曼司研究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Edward Said)把康拉德小说作为研究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重要素材,但由于不是针对康拉德他者文化建构的专门研究,他采取的是先预设论点,再从英国小说中寻找证据的办法。所以,对包括康拉德小说在内的英国书写文学予取予求,只对自己论点有用的材料感兴趣,而对于不利于自己论点的材料则视而不见。赛义德看到的是康拉德小说中的西方文化霸权话语,是“在马洛的犹豫不决、他的逃避和他对自己的感觉和思想的奇怪沉思的背后,是毫不退缩的旅程本身……康拉德想要我们看到,

① (日)熊野纯彦《自我与他者》,杨通进译《世界哲学》1998年第4期,第45页。

② 刘勰著,祖保泉解说《文心雕龙解说》,前引书,第961页。

库尔茨伟大的掠夺冒险、马洛逆流而上的旅途以及故事叙述本身,有个共同的主题:欧洲人在非洲或在非洲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控制理论与意志。”^①对赛义德来说,马洛与库尔茨之间对待他者态度上的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属于帝国主义的一员,都是帝国主义文化的传播者和文化霸权链条上的一环。康拉德小说中的双重话语,他更是无暇顾及。

研究帝国罗曼司与康拉德小说关系的学者看到的是康拉德对帝国罗曼司叙事方式的颠覆、对帝国主义事业的怀疑和对殖民主义罪恶的揭露,认为他的小说中的怀疑主义“对 19 世纪被长期认同的假设投下了阴影,引起了很大的不安。所以,我们在他的故事中发现,米勒画中水手所指之处,延伸到异国未知之地,却被康拉德弱化为软弱无力的悲观主义。”^②麦克赫鲁尔(John A. McClure)说,康拉德从根本上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事业,“他的修辞策略似乎意在表明,甚至最优秀的欧洲人,要想统治与欧洲差距如此之大的殖民帝国,其远见及无私的程度也是远远不够的。”^③

可以看出,赛义德等后殖民主义者强调康拉德小说中帝国主义同谋者一面,片面地把康拉德看做殖民主义者一分子,而对康拉德揭露和批判殖民主义的话语视而不见。另一方面,从帝国罗曼司与康拉德小说关系入手的研究,与赤裸裸宣扬帝国主义的帝国罗曼司作品相比较,康拉德颠覆帝国罗曼司的创作显得非常突出,其结论自然偏重于康拉德对帝国殖民事业的怀疑与揭露,而常常忽视其话语中的殖民主义性质与殖民主义批评性质并存的事实。

非西方对康拉德涉及他者建构的研究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

① (美)爱德华·W. 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第 29 页。

② Linda Dryden. *Joseph Conrad and the Imperial Romance*. Ibid., p. 9.

③ John A. McClure. *Kipling & Conrad: The Colonial Fic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

种是以尼日利亚作家阿切比(Chinua Achebi)为代表的谴责派;另一种是以南非的纳扎里思(Peter Nazareth)为代表的辩护派。阿切比从康拉德的非洲人建构中发现其殖民主义话语性质,认为康拉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布莱克(Susan L. Blake)总结了阿切比持此观点的三大理由:第一是对非洲与非洲人的描写缺乏真实感,土地是一块不真实的黑土地,人则不见其全貌,只见到手脚、眼睛、四肢等部位,而且基本上缺乏语言表达机会;第二,“他笔下的非洲与非洲人代表了某种文明人希望压抑的东西,某种丑陋但仍然隐约可辨的东西。”^①第三,康拉德认为,一切人与事物都应该在其适当的位置,即非洲人野蛮而诚实,欧洲人则文明而腐败;非洲应该是野蛮人集居之所,欧洲才是文明人聚居之地。在阿切比三项理由之外,布莱克还加上了第四条理由,“虽然马洛确实很文明,把他自己也参与的殖民主义事业嘲讽为效率低下、不人道、虚伪的行为,但他自己最终也认可了这种殖民主义行径。”^②布莱克认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洛对库尔茨未婚妻隐瞒真相之举,认为此举正是他自己所讽刺的虚伪的表现。马洛还说过,“所谓对土地的征服,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从与我们的肤色不同或比我们的鼻子稍扁的那些人那里抢过来。这种行径,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并不是一桩光彩的事情。倘若能够给这种做法正名的话,只有依靠所谓看法不同的托词了。在征服的背后有一种观念,以及对这种观念的大公无私的信仰——这是一种能够为人们所建立、让人顶礼膜拜并为此做出牺牲的东西……”^③这段话经常被引用来证明康拉德反对殖民主义立场,布莱克

① Susan L. Blake. Racism and the Classics: Teaching Heart of Darkness. Robert D. Hamner. (ed) *Joseph Conrad: Third World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 C.: The Three Continents Press, 1990, p. 145.

② Susan L. Blake. Racism and the Classics: Teaching Heart of Darkness. Robert D. Hamner. (ed) *Joseph Conrad: Third World Perspectives* Ibid., p. 145.

③ (英)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脏》,王金玲译,《黑暗的心脏》,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98页。

却从中看出了马洛的殖民主义话语的一面,“征服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却可以为之正名。如果文明承认秩序和启蒙的价值,我们必须接受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可怕做法。”^①就是说,从欧洲经验看,一种秩序的建立,文明的进步,都不可避免地会制造痛苦,这是文明进步的代价。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看,从圈地运动的“羊吃人”到机械化生产的机器“吃”人,无疑都让社会底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他们觉得,为了他者国度的文明与进步,在那里复制欧洲曾经经历过的痛苦,也是不可避免和必须付出的代价。

纳扎里思则直指阿切比为“一个糟糕的批评家”^②。可是,纳扎里思不是从理性分析上驳斥阿切比,而是从感性上为康拉德辩护。他认为,“殖民主义者把殖民地人民推进一个看不见的笼子之中”^③,这个无形的笼子蒙蔽了欧洲人,使他们认为那些为帝国事业的理想而到海外去冒险的人们在拯救非西方野蛮人,指引他们走上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在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而西方人在殖民地推行的教育,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培育出一些亲西方的土著精英分子。因此,康拉德把西方的殖民主义真实面目公之于众,也把西方人所受的限制形之于读者面前,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举打破了笼罩在帝国主义事业上的黑幕。所以“康拉德是一位思想解放者,不仅解放了那些被蒙蔽的欧洲人,而且解放了后来者,解放了那些以欧洲人的眼光看世界的殖民地精英。”^④在纳扎里思看来,康拉德小说对于殖民地精英来说,实在具有启蒙作用。但有些人得了好处以后却过河拆桥,

① Susan L. Blake. Racism and the Classics: Teaching Heart of Darkness. Robert D. Hamner. (ed) *Joseph Conrad: Third World Perspectives* Ibid., p. 146.

② Peter Nazareth. Out of Darkness: Conrad and Other Third World Writers. Robert D. Hamner. (ed) *Joseph Conrad: Third World Perspectives* Ibid., p. 225.

③ Peter Nazareth. Out of Darkness: Conrad and Other Third World Writers. Robert D. Hamner. (ed) *Joseph Conrad: Third World Perspectives* Ibid., p. 218.

④ Peter Nazareth. Out of Darkness: Conrad and Other Third World Writers. Robert D. Hamner. (ed) *Joseph Conrad: Third World Perspectives* Ibid., p. 221.

忘恩负义,“一旦康拉德帮助殖民地的人打破黑幕、破茧而出,他们有些人回过头去看时,却觉得康拉德已经没有用了。”^①

不管是阿切比还是纳扎里斯,都是用感性代替理性,一个对自己的民族被康拉德小说刻画成劣等民族而感到恼羞成怒,另一个则对康拉德敢于揭露西方人在殖民地的暴行、使西方读者和非西方读者都能够看到殖民主义的真相感到难能可贵,带着一种感激的心情看待康拉德,他们其实谁都无法否认对方观点中存在正确成分,却相互不买账。用感性论争替代理性分析,是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关于康拉德殖民主义话语的批评也不少,也同样存在强调其中一种话语而忽略另一种话语的倾向。殷企平说,“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角度切入,是近年来解读《黑暗的心脏》的时髦做法。”^②傅俊、毕凤珊力图指出,“康拉德在有力批判殖民主义的同时,亦捍卫了支撑殖民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③的双重话语性质。她们得出结论说,“尽管康拉德在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但他对殖民主义的揭露是走在其同时代作家前列的,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后来在全球抗议比利时在刚果地区殖民扩张的丑恶行径这一运动中,他的作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同时,他的创作不论在主题上还是技巧上都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作家,并为前殖民地国家的反殖民主义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④虽然她们看起来兼顾了康拉德小说的双重话语性质,但由于论述中充满了对康拉德揭露殖民主义本来面目的赞许,使得其中具有很大的倾向性,未能做到冷静理性地得出客观的结论。

① Peter Nazareth. *Out of Darkness: Conrad and Other Third World Writers*. Robert D. Hamner. (ed) *Joseph Conrad: Third World Perspectives* Ibid., p. 225.

② 殷企平《〈黑暗的心脏〉解读中的四个误区》,《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第148页。

③ 傅俊、毕凤珊《解读康拉德小说中殖民话语的矛盾》,《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95页。

④ 傅俊、毕凤珊《解读康拉德小说中殖民话语的矛盾》,前引刊,第95页。

比较而言,殷企平是为康拉德辩护最强有力的中国学者。他列举了小说中两大类殖民主义批判话语的细节,“第一类有助于区别土著黑人和入侵白人(外来移民)。在康拉德的笔下,那些外来移民大都面目可憎。且不说嗜血成性的库尔茨,即使其他许多外来移民,也都像马洛遇到的埃尔多拉多探险队队员们那样,‘唯一的欲望便是从这块土地里抢走所有的宝’。他们不仅对黑人如凶神恶煞,而且彼此之间也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相形之下,那些黑人的形象要可爱得多。”^①他觉得,“马洛褒谁贬谁,爱谁恨谁,已经不容争辩了。”^②接着,他又列举了另一类细节,是区别马洛与库尔茨的细节,认为库尔茨是一个残暴的殖民主义者,而马洛却一直对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他争辩说,“这些细节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揭露。马洛从非洲之行的开头到结尾,看到的都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土著的欺压、掠夺、奴役,乃至残害。作品中,这类细节比比皆是。”^③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对这两类细节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不可能简单地说马洛的非洲腹地之旅的实质是探索所谓的人类的共同本质,而应该说是探索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本质。换言之,马洛探索了人的精神世界不假,但是这里的‘人’决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④

可是,殷企平同样没法否定阿切比提出的那些证明康拉德是种族主义者的论据。比如说,殷企平引用了一段划桨黑人的描写来证实黑人的可爱,在这里不妨引用被阿切比一再引用以证明康拉德是殖民主义者的一段话,来解读其双重话语性质,“偶尔从岸边驶过来一条船,给人们一种短暂的接触现实的机会。划桨的都是黑人,从老远就能看到他们的白眼珠闪闪发光。他们喊叫着、歌唱着、浑身上下大汗淋漓;他们的脸像是奇异可笑的面具——这些家伙;可是他们也

① 殷企平《〈黑暗的心脏〉解读中的四个误区》,前引刊,第145页。

② 殷企平《〈黑暗的心脏〉解读中的四个误区》,前引刊,第145页。

③ 殷企平《〈黑暗的心脏〉解读中的四个误区》,前引刊,第145页。

④ 殷企平《〈黑暗的心脏〉解读中的四个误区》,前引刊,第146页。

有血有肉,有一股蛮劲,一股强烈的活动能量,像沿着他们的海岸激起的波涛一样的自然、真实。他们在那里并不需要什么人的许可。看看他们真使人感到莫大的安慰。”^①

毫无疑义,这段引文中划船的黑人给马洛以真实感,把他从“一种毫无知觉的虚幻”^②中拉回现实,使他觉得一种安慰。但是,叙述人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描写这些黑人的,他们虽然“自然、真实”,但他们的样子却不见得非常令人愉悦,最多可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匆匆一瞥中,叙述人只看到闪闪发亮的白眼珠和他们身上的大汗,却无法辨别这些黑人的真实面目,只能够按照自己听到的无法理解的喊叫和歌唱,加上想象力进行建构。读者除了感受到他们的活力和蛮劲外,很难看出他们有什么迷人的地方。

在马洛自己驾驶船从公司在非洲的贸易总站向内地进发时所遇到的黑人,用了“也”来表示某种暗含的含义。“最使你激动的还是那种认为他们——像你我一样——也具有人性的想法——想到我们的远祖也是这样狂野和忘情地嚎叫,真是令人激动不已。要说丑陋,一点不错,是够丑陋的”^③。这里引用的地方,被齐努瓦·阿切比一再引用,以说明康拉德对非洲人的“非人格化”^④描写,进而证明康拉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⑤。马洛说非洲人“也”具有人

① (英)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脏》,王金玲译,《黑暗的心脏》,前引书,第209页。

② (英)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脏》,王金玲译,《黑暗的心脏》,前引书,第209页。

③ (英)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脏》,王金玲译,《黑暗的心脏》,前引书,第245页。

④ (尼日利亚)齐努瓦·阿切比《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灵〉中的种族主义》,(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⑤ (尼日利亚)齐努瓦·阿切比《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灵〉中的种族主义》,(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前引书,第188页。

性,实际上是对他们身上的人性表示某种程度的怀疑。

可见,在涉及康拉德小说他者建构的殖民主义话语研究中,无论西方、非西方,还是中国学者都存在一些偏颇。本论文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的研究,以文化研究手段,通过历史的联系和康拉德个人经历,研究康拉德小说他者建构的方式及其双重话语性质,以及影响这种性质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等成因,并从双重话语入手,分析康拉德小说文本及其现实意义。

二

在使用“他者”这一术语时,人们大多认为其意义不言自明,很少有人觉得有必要去界定它。即使界定,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陶铁柱在《第二性》译者前言中总结了他对波伏娃“他者”概念的理解,“依照译者的见解,‘the other’的真正含义,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①波伏娃的他者,原意用于诠释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关系,意在揭露男性主宰下女性的从属地位。布林克·加勒勒在关于他者专题论文集的前言中总结学者们涉及“他者”的各方面研究时说,“学者们或者把他者作为自我内部的一种变体,或者在种族上、性别上、阶级上或民族上区别于自我的他者来探讨,或者涉及另一社会、另一文化的男女他者等论题。”^②霍桑在1994年出版的文学术语汇编中把他者定义为,“人们将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种制度定义为他者。是将他们置于人们所认定的自己所属的常态或惯例(convention)的体系之外。于是,这样一种通过分类来

① 陶铁柱《第二性·译者前言》,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② Gisela Brinker-Gabler, Preface to *Encountering the Other(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 vii.